

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

西安出版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民间美术论

——根性文化与文化生

王宇宇 著

长安曰

Chang'an Yue

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

西部民间美术

——根性文化与文化

王宇宇 著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民间美术论 / 王宁宇著.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7.7

(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

ISBN 978-7-5541-2436-9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民间美术—研究—西北地区 ②民间美术—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2272号

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
Silu Zhongguoduan Wenhua yangtai yanjiu Congshu

西部民间美术论 —— 根性文化与文化生态

Xibu Minjian Meishulun

著 者: 王宁宇

策划编辑: 史鹏钊

责任编辑: 张增兰 王玉民 宋丽娟

出 版: 西安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发 行: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

印 刷: 陕西金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07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2436-9

定 价: 68.00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68206213 68206222 (传真)

序一

张勃兴

（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送来一套6册的《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书稿，是关于中国西部文化研究方面的，我看后很是高兴。我在陕西、在西部工作了一辈子，对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感情。竟然在30多年前陕西就有一批学者率先对中国西部文化艺术做了如此系统而有深度的研究，就已经出版了这么好的一套研究西部的书，真是难能可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套书稿曾经由青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西部文学论》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30多年过去，我国的西部大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使西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由后发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西部已进入面向亚欧、面向国际的大开放大发展阶段，而这套珍贵的书在市场上已难以找见。现在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它重新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喜事、盛事。这套丛书从文学、诗歌、舞蹈、美术、音乐、幽默等各方面，较为深入地对西部文学艺术做了分门别类的梳理描述和深入探讨，从各个方面观照了精神生活中的西部现象，是一套了解、认识和研究西部文化不可多得的著作。

近年来，我担任了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直十分关心动员和集中可利用的资源和人才，紧密联系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研究如何加快中国西部发展。将理论研究、政策研究、资讯提供与西部发展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西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一点力量，也是我的夙愿。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立足时代发展的新变化，

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正在成为陕西乃至西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智囊团。

这些天，我翻阅了这几部书稿，对几位学者由各自的学术积累出发，注重从西部文艺现实的、历史的、民间的生动而鲜活的实践中去升华理论、构建体系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是高度赞同的。这几部书稿虽然是从不同角度出发，但对西部文化整体的认识和看法又是一致的。这不仅对发展西部文艺有很重要的作用，对西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融合创新构建了新渠道。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一带一路”倡议从历史深处走来，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丝绸之路中国段亦即中国西部，从文化内涵上来说，与中亚、中东地区各国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尤其是陕西西安，作为西部重镇、丝绸之路起点，依托古亚欧大陆桥，成为历史上亚欧合作交流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当时罗马、波斯和西域各国的商人，以及日本、韩国的友人云集长安。今天，依托现代丝绸之路这一新亚欧大陆桥，陕西西安仍然可以建成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和丝绸之路中国段的中心城市。国家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定为欧亚经济论坛的永久会址，让其担负起亚欧合作交流的國際重任，恐怕正是基于西安在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上的这种心脏地位吧。这些不但需要我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需要从文化角度来深入研究、建言献策。文化建设、文化研究、文艺创作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云儒先生给我送书稿时自谦说：“在我国关于西部文化和文艺的研究中，这套书肯定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是最早的。”我相信这套书的出版会以文化和思想的力量，助力现代西部和现代丝路的发展；我也希望丛书的几位作者和更多的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丝路文化和西部文化，为丝路和西部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2017年5月10日

序二

地球之虹

肖云儒

(著名文化学者, “新丝路”文化传播大使, 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

感谢西部大地, 感谢西部文学艺术。感谢罗艺峰、王宁宇、权海帆、李震、董子竹和马桂花诸位先生。

整整 30 年过去了, 6 卷本《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又以《丝路中国段文化样态研究丛书》的样貌出现在了案头, 不由得心生感慨。

那是 1986 年的夏天, 一群刚过不惑之年的文友在一起闲聊, 说到搞文艺评论不能总跟在作家的创作后面跑, 要有前瞻性的远观, 更要有理论性的俯瞰, 才能对创作有更深的洞察和启示。而论家的理论视角既要有系统性, 又要有个人性、独特性, 每个论者最好有一个或几个属于自己的理论坐标和论说领域。

领域! 自己的领域!

这次聊天在我心里久久地回旋。我突然发现在自己的生命深处早就有一种寻找领域、归认领域的渴望。我生于南国, 从小因战乱而营养不良, 矮小而猥琐, 但我渴望阳刚之气、铮铮铁骨。自小便不爱江南的灵秀细腻, 而向往着莽原巨川、雪山荒漠; 不爱家乡的薄胎细瓷, 而倾心于天然之石, 在粗粝刚硬的石质中寻找力感和质感; 不爱精确的工笔画, 而心仪恢宏的大写意; 不善入微的记忆, 而喜轮廓性的宏观思考。我知道, 这是我精神上的一种自我平衡、自我修复、自我营养。

所幸走出少年时代之后，来到了北方，又安身立命于西部。我与西部一见钟情，这块土地有钙质与血性，它以“生冷蹭倔”校正我的柔弱。而我的职业又恰好是凝聚西部之美的文艺报道与评论，几十年中广泛接触了三秦大地的刚美文艺和刚美性格。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领域就在这里，就在我的西部，就在西部文艺、西部精神、西部美和西部生存状态之中！于是，从44岁开始，我的研究和我的生命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西部。

记得1984年，我刚由陕西日报社调到省文联，干的第一个大活就是组织中国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研讨会由陕西文联发起，联合西北五省区文联共同举办，会址选在西部之西的极点城市——新疆的伊宁市，全国各地来了不少人。那时筹备会议的经验不足，到了乌鲁木齐，大家才感到研讨会需要有一个主题发言，或曰引言，引出论题，引导大家围绕几个关节点来谈。由于其时我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西部文艺的文章，像《美哉，西部》之类，又是会议的倡议者，便公推我担起此任。在乌市只停留一天，便要集体坐车西行伊宁。那时还不知电脑、手机为何物的我，为了排除干扰，带着纸笔躲在红山公园的一个僻静处，坐地行笔四小时，写了主旨发言提纲，直白地冠上《关于中国西部文艺的若干问题》，便去了伊宁。会后，这个发言整理成文，在多种报刊发表，应该说小有影响。

到了1985年，去秦岭山中参加陕西文联的创作研究班，我拉上整整一箱子书籍、资料，在山溪和水月之间，开笔写《中国西部文学论稿》，一月之内得其小半，下山后又挤工余时间在1987年完成了另一半，交青海人民出版社。责编李燃先生读后来信曰：文稿较成熟，书名可去掉最后的“稿”字，就叫《中国西部文学论》为好。恭敬不如从命，书便这样在1988年面世了。

可能因为这是第一部将中国西部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美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来论述的书吧，第二年便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也可能因为这是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青海人民出版社提议我拓展这个论题，主编一套“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这样我便请来长安城里几位大儒，他们是西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音乐文化学者罗艺峰教授，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教授，学者型作家权海帆先

生，陕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李震教授，著名学者、国学家董子竹先生和资深歌舞编导马桂花女士，诸位先生在一两年的时间内陆续撰著了《中国西部音乐论》《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中国西部幽默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中国西部歌舞论》等五部专著，加上原来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共六册，组成一套《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其中《中国西部幽默论》一书因出稿稍迟，装帧版式稍有变化。

这几部专著，作者均系国内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学问底子厚，资料切实，研究深入，质量已不是我最早写的那本所能比，在学界均引发了较大反响。虽因理论著作难以引起轰动效应，却也被人称赞为“也许不是最好的，确乎是最早的”。的确，这套丛书是国内最早研究西部文化艺术的著作，有的至今仍具有唯一性，以至时任陕西省委书记、今已九十高寿的张勃兴先生惊喜地说：“我主政三秦，竟不知道二三十年前就有这么一批学人在切切实实致力于西部文化的研究。”他热心支持这次丛书的重版，并亲自写了序言。

本来还策划了一部《中国西部电影论》，因西部电影的丰硕成果和社会影响冠盖其他文艺门类，拟作为重头推出。期之过切，却反而因作者诸事繁多，最终未能成稿。后几年由我与时任西影厂厂长、知名电影艺术家延艺云先生策划，陕西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广播影视系主任张阿利教授与陕西影协秘书长皇甫馥华女士主编，出版了一本《大话西部电影》。这本书采访了大量西部电影的代表人物，如黄建新、顾长卫、芦苇、冯小宁、杨争光、杨亚洲等等，搜集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时过境迁，越发显出了它的文献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部文学艺术一度消沉，渐渐少了开始的热度。其实它并没有消失和中断，而是经历了从碎片化到重新组合、转型、创新的浴火重生的过程。拿西部电影来说，因为一开始它便致力于将新的电影观念和西部生存融冶一炉，拥有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结构，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它不断吸纳融合，不断分化演变，逐渐作为一种西部文化元素和艺术元素渗透到各种影片类型中，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看到，最初的中国西部电影，由《人生》《老井》《黄土地》等经典

西部片通过真实展示西部人的生存状态，而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到《美丽的大脚》，大约这二三十年中，西部片起码有五六种探索演变方式，如：西部史诗片《东归英雄传》《嘎达梅林》《成吉思汗》；西部现实关怀片《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西部武打片《双旗镇刀客》，成功地将西部片的文化感与武侠片的好看融合在一起，开辟了文化意识输入武术片的新路；西部异域题材片《红河谷》《黄河绝恋》（冯小宁），我们可以苛责他还没有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将西部和世界融通起来，但是他起码已经开始从情节、结构与人物命运上，将西部人的命运跟世界眼光中的异域风情糅到了一起，给西部片打造了一个很大的平台；还有西部楷模片《孔繁森》《索南达杰》《一棵树》，使西部片由纯粹的文化片、精英片进入了主旋律影片；西部魔幻片《大话西游》，用现代的、荒诞的、魔幻的色彩来重构《西游记》，片中很多对白都变成现代年轻人的口语，西部片能拍成这样，不但走出了西部，也走进了现代和青春；还有西部都市片，如黄建新在“都市三部曲”中的探索。

总之，西部片不满足于只在文化片的单行道上踟躅，大家都在努力地、急切地探索，在不减弱它的文化感的同时，力图在开放的动态的思维中追求一种多向多维色彩。

进入新世纪之后，改革开放深度发展，由沿海开放（珠江三角洲）到沿江开放（长江三角洲），再到沿路开放（丝路经济带）、沿都开放（沿首都环渤海湾区），尤其是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迅速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并很快付诸实施。中国西部，作为丝绸之路中国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再度成为热词。随着“一带一路”的“五通三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响亮提出和快速实施，中国西部文化和西部文艺也组合、融通进新丝路文化艺术的蓬勃实践之中，获得了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和新生活赋予的新生命，重又振兴崛起而被全社会广泛关注。中国西部文艺的发展，随着中国西部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就在全民实施“一带一路”的这三四年，我恰好遇到一个机遇，参与了由

国家新闻出版总局主办的“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由丝路卫视联盟和陕西卫视承办，在2014、2016、2017年三次坐汽车在丝路沿线跑了45000公里、32个国家，为时7个多月，途中著文130余篇30余万字，分三次出版。以七十六七岁高龄，而能坐汽车三次跑丝路，自然引发了媒体的关注。一时间，不但丝路文化，连我这个很早就研究丝路文化的人也被媒体发掘出来，放到了聚光灯下。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自己在三次重走丝路中感受的变化和深化。2014年第一次走丝路，“一带一路”才提出不到半年，我已经感受到了“三热”：丝路在国外很热乎，丝路人对中国人很热情，丝路经济开始热销。最近这次跑丝路，感受有了变化，深感各国、各地、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认知都有了科学的深化，“一带一路”正在政府、商界与民间落地生根，共建共享正在走向成熟，可以说是“三心”吧：政府很上心，企业很热心，百姓很关心。丝路经济带现在已经由最初筚路蓝缕地激情开道，发展、提升为各国牵手深耕、科学共建这样一种新的态势。这种“新常态”，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是“一带一路”最为坚实的成果。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出版社的编辑同仁找到我，热心地要再版这套二三十年前的《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他们的热心感动了我，更是这件事情的意义策动了我，经与各位作者商定，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再版这套丛书，以给历史留下一份记录，让世人知道，远在近30年前就有这么几个热心人在关注着、研究着、开掘着西部文化、西部文艺。——“也许不是最好的，确乎是最早的。”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在当时尽可能搜罗了西部文艺相关几个门类的主要资料，做了科学梳理，做了综述和分述，同时从创作现象出发，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分析。除了各本书对文艺门类的专业性论述，还从不同角度涉及西部文化的结构、内涵、意义等方面的一些总体性观点，尤其是西部与现代深层的感应方面的一些观点，至今仍具有新意和启示。西部热与现代潮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深层感应呢？概括起来，大体是：

西部文化内在构成的多维向心交汇与世界新大陆文化多维离心交汇的感应。

西部历史文化的动态多维组合与当代世界文化综合发展趋势的感应。

西部人多民族杂居状态与现代人跨社区生活状态的感应。

西部人因杂居带来的心态杂音与现代人文化心理的杂色的感应。

西部人在村落和部落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以及反映这一生存状态的动态生存观，与现代人在现代宏观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流动生存状态以及反映这一生存状态的动态生存观的感应。

西部随处可见的前文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心灵景观，与现代某种超越文化、排拒文化的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的感应；西部人原始生存与艰难发展的悲怆感、忧患感和现代人超高速发展的焦虑感、忧患感的感应。

西部人由于空间疏离造成的孤独、人在自然包围中的孤独，与现代人由于心灵疏离造成的孤独、人在“物化人”包围中的孤独的感应。

西部人文山川的阳刚之气和它的人格化与现代竞争社会所要求的强者精神和它的人格化的感应。

.....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上述西部与现代的这些感应，你会发现它们恰好构成了西部在现代发展中极为丰厚的文化心理资源。因而这次重版，时间虽然过去了二三十年，对当下的现实却依然有着新鲜的意义。

我是一个被西部重新铸造了灵魂的东部人。我在西部第二次诞生。我爱西部如爱我的母亲。我总感到，西部不应该永远是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光明消失的地方，总有一天它会光明永驻，也总有一天这里会升起新的太阳，那便是精神的重振和经济的腾飞。我愿意为此而劳作。我吁请更多的人为此而劳作。

再次感谢张勃兴老书记，感谢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编辑团队，感谢丛书的各位作者：罗艺峰、王宁宇、权海帆、李震、董子竹和马桂花诸位同道。

2017年11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民间美术与文化生态 / 001

第一节 民间美术的冷与热 / 003

第二节 关于民间美术的概念 / 009

第三节 处于文化系统的民间美术 / 015

第四节 民间美术与文化生态 / 021

第五节 作为生态文化的民间美术 / 027

第六节 民间文化的生态演替 / 035

第二章 西部民间美术总说 / 043

第一节 西部民间美术的地缘特征 / 045

第二节 西部民间美术的古代史基因 / 056

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变迁与西部民间美术 / 063

第三章 在天地的怀抱中 / 071

小 引 / 073

第一节 碧野天幕 / 075

第二节 在世界屋脊上 / 090

第三节 黄土穴居 / 099

第四节 瀚海土城 / 111

简短漫议 / 118

第四章 生命乐章，交响与变奏 / 121

小 引 / 123

第一节 斩不断，理还乱 / 125

第二节 大山响未沉 / 134

第三节 金蛇狂舞 / 144

第四节 鱼龙曼衍 / 156

第五节 扩散与回响 / 169

小 结 / 180

第五章 阳刚三昧 / 183

第一节 西府泥偶引起的思考 / 185

第二节 生命之根与尴尬之美 / 190

第三节 野怖的魅力 / 203

第四节 火性：威烈杂癫狂 / 227

第六章 漂流与沉聚 / 245

第一节 大舞台 / 247

第二节 从剑到犁 / 256

第三节 天山南北 / 271

第四节 回族艺术与伊斯兰文化 / 288

后 记 / 305

再版校订后记 / 307

第一章

民间美术与文化生态

民间美术的冷与热

第一节

民间美术，仅仅 10 多年前，还是一个不为人们多么在心的冷寂的艺术角落。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开始，它却很快成了一个被各界广泛注目的社会性热题。

一、回归者的热情与批评者的冷峻

民间美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之所以会成为被人注目的热题，首先是对长期以来它所遭遇的冷漠，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越来越严重的压制打击的一种反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曾经把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乡土的、民间下层的风俗文化与“封建”“落后”“迷信”等等概念混为一谈，总想把它从社会生活中、从文化宣传教育事业中剔除、“改造”掉，或者至少是把它的顽固存在当作丑处、羞处竭力遮盖起来。总之，在“左”的文艺思想干扰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的所谓“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首先是民间虚无主义的东西。于是在假、大、空、红、光、亮的伪艺术模式被时代淘汰之后，向乡土生活及民间艺术的回归立刻成为一股澎湃的充满新